

電影文學劇本

月亮的風波

曹文軒 著



中國電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月亮湾的风波

方义华 著



内 容 说 明

本剧是《月亮湾的笑声》续篇。

老冒富由于放手大干农、副业，成为出了名儿的“万元户”，不成想钱多了也不安生。来“参观”者要管吃喝，告贷者有借无还，各种麻烦搅得老冒富晕头转向。亲家翁庆亮出了“高招”，让老冒富谎报丢失巨款，于是月亮湾掀起一场风波……

这桩公案究竟如何收场？就请读者掀开书页，随着作者富于情趣的文笔，生动的语言，看这令人忍俊不禁的一幕幕喜剧吧！

责任编辑：陈玉通

封面设计：陆杰夫

月亮湾的风波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 插页：1 字数：50000

1985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7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76

定价：0.76元

2017/14

人 物 表

- 冒 富——男，58岁，老农民。
- 贵 根——男，30岁，冒富儿子。
- 兰 花——女，29岁，贵根妻子。
- 小 莉——女，13岁，冒富外孙女。
- 庆 亮——男，57岁，老农民，冒富亲家。
- 兰花妈——女，56岁，庆亮妻子。
- 春 保——男，42岁，社员。
- 春保媳妇——女，40岁，春保妻子，原叫周嫂。
- 德山队长——男，43岁，生产队队长。
- 民兵营长——男，40岁，大队民兵营营长。
- 小 周——男，28岁，生产队会计。
- 德 义——男，44岁，社员。
- 瘦高个——男，33岁，外村社员。
- 小分头——男，32岁，月亮湾村社员。
- 余二婶——女，56岁，社员。
- 荷花妈——女，54岁，社员。
- 德山妻——女，42岁，德山队长妻子。

初春。山清水秀的皖南山区。

群山环抱，溪水萦回的月亮湾村，缕缕炊烟和蓝天上的白云相接，显得生机勃勃。

村子和过去大不相同，那是因为到处都立起了砖墙瓦顶的新房子。一幢新房子正在上梁，鞭炮、锣鼓齐鸣。围观的男女老少喜笑颜开。

一家农户的庭院里，大群白鹅团团围食，如朵朵白莲。

村口水塘边，冒富手持竹杆，挥赶着几百只肚方屁股圆的老鸭。鸭子“嘎嘎”的欢叫声，使他的脸上荡开舒心惬意的笑容。

“冒富大叔！”随着亲热的喊声，我们熟悉的那位记者背着照相机笑盈盈地走了过来。

“哟，记者同志！”冒富忙朝他迎上去。

记者瞧着鸭群，赞叹地：“喝，好肥的鸭子！”转对冒富，衷心祝贺地，“冒富大叔，听说你已经是万元户了，恭喜你呀！”

冒富更乐了：“嘿嘿，现在政策正对着咱庄户人的心思，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啊！”

记者打趣道：“我来，又是采访你的，放心

不?”

“说哪里话！我还不晓得，政策现在鼓励富，表扬富！”冒富说完，开心地大笑起来。

记者抓住时机，端起照相机，“喀嚓”一声给他拍了照。

二

冒富开怀大笑的照片，登在《江南日报》显著位置上，旁边是报道的标题：“江冒富成为月亮湾第一个万元户。”

小莉——现在已是十三岁，扎着红领巾的小姑娘了，她在村街上边走边看着报纸，喜形于色。忽然她听到什么，抬起头——

贵根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迎面过来。冒富叼着烟袋，眉开眼笑地坐在车斗上，身旁是整筐的鸭蛋和兔毛。

小莉挥舞着手中的报纸跑过来，高兴地嚷着：“外公，外公，你又登报了！”

贵根忙停住车。冒富接过报纸，瞅了眼照片：“哎，这回照的最好！”他笑得两眼眯成了缝。

旁白：“冒富大叔的事迹宣传开以后，他再不用担心政策会变，放开手大干，这两年农副业收入连续超万元，记者又给他采访登了报，真是锦上添花呀！可是，万万没想到，这却惹出了一场风波……”

响起欢快的江南风味的音乐。

在手扶拖拉机驶出月亮湾村的衬底上，叠印

片名——《月亮湾的风波》。

从手扶拖拉机上所看到的各种欣欣向荣的江南水乡的秀丽图景上，叠印演职员表。

三

清晨，冒富家鸭棚。

冒富赶着鸭群出棚。鸭棚里留下了散散落落的一大片鸭蛋，个个馒头大小，光亮如玉。

“冒富大叔！”传来一声洪亮的喊声。

冒富扭头，只见民兵营长挎着个空篮子匆匆走来。冒富注意地瞅了篮子一眼，神情顿时显得不悦。

营长笑嘻嘻地递上一张纸条：“化肥指标给你弄来了，两千斤尿素，进口的！”

冒富看条子，脸上露出点喜色。

营长：“噢，冒富大叔，今天南溪队又来头十个人，向你取经……”

冒富一下变了脸色：“营长，我……不是我小气，这些天，参观的人隔顿不隔天，兰花整天烧水做饭都忙不过来！再来人，我……”

营长不以为然地：“喂，你发家致富有经验，都上了报的，人家是冲这个来的。再说，你先富了，也得惦记着暂时还没摘掉穷帽子的人嘛。要有点共产主义思想，要不，人家不说你为富不仁？”

冒富：“呵，又有新帽子了？”

营长：“嗨，我哪敢再乱扣帽子。过去的错误，我还不接受教训？这叫……意见！”

冒富：“真来参观取经，我拍双手欢迎。我还不盼着大伙能早点富起来。都是穷过来的人，谁不晓得受穷的滋味？可有的人都来三趟了，来了什么也不学，那是混饭吃的！”

营长笑了：“你一个万元户，在乎这两顿饭？可别冷淡人家了，这也是咱月亮湾的光荣！快去领他们到承包的果园转转去。”他扫了眼鸭棚里的鸭蛋，“哟，今天鸭蛋又是个丰收……对了，公社李主任马上要来，我拣几个蛋凑个菜，回头……”

冒富心烦地摆摆手：“拣吧拣吧，鸭屁股一撅就滚下来了，又不费我的劲。”

民兵营长弯身拣蛋，一只只又大又白的鸭蛋拣到他的篮子里。

四

山坡上的桃树林里。桃花盛开，如霞似锦。

冒富领着十几个嘻嘻哈哈的小青年在参观果园。

冒富指着果树说：“要想多结果，除了施肥，松土，还得好好剪枝，这里头学问大着哩……”

小青年们没几个认真听的，有的在闲聊，有的在看风景，有的在打闹。

冒富不由得皱紧了眉头。

一个胖青年看了看手表：“哎，冒富大叔，天不早了，再到你家去看看你养的兔子吧？”

一个瘦高个更干脆地：“对对，肚子早闹革命

了，吃了饭再接着参观。”

冒富一脸为难的神色。他犹豫着。

一个梳分头的小伙子劝道：“冒富大叔，别让人家饿着肚子参观哪！虽说这里面有我不少同学，可咱家没鱼没肉的，不好招待呀！”

冒富无奈地摆摆手：“走吧，上我家去。”

一个年纪较大的参观者从挎包里掏出两个馒头，扬了扬说：“我带了干粮，不去了。”

冒富却拉住他：“那哪成！顿把饭管不起，那还叫万元户？”硬拉着他朝山下走去。

瘦高个、胖青年、小分头等人嘻嘻哈哈地跟随而去。

五

冒富家。成群的鸡和长毛兔满院奔跑。

冒富强打笑脸，领着“参观者”进了院门。

正在院子里铡青草的兰花抬头望望人群，哼了一声，又低头铡草，神情愤懑。

冒富把“参观者”让进屋后，来到兰花身边，轻声地：“兰花，快忙点饭菜……”

兰花气鼓鼓地：“爸，天天招待，酒肉不断，咱家日子不过了？”

冒富担心地望望屋子，责怪地：“哎，你轻点声！”

兰花声音低了点：“大锅饭吃到咱家里来了！咱们又不是开饭馆的，开饭馆的还收钱收粮票哩！这里倒好，吃完了，嘴一抹就走！”

冒富一脸苦像：“好了好了，有苦晚上慢慢向我诉。人家已经上门了，总不能撵走吧？”

兰花望望冒富恳求的神情，站起身，拍拍土，朝厨房走去，忽又转身说：“爸，肉已经没了。”

冒富一愣：“不是刚杀的猪？”

兰花又来气了：“你天天杀猪，也跟不上赶集似的人来吃啊！”

冒富叹口气，摇摇头，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包，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，从中取出一张十元票子递给兰花：“快去集上割点肉，顺便打三斤酒。”

兰花突然冒出一句：“爸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钱，让我到上海养兔场去学习呀？”

冒富为难地：“这……等等吧。”

兰花：“等到什么时候？天天这边进钱，那边出钱，哪有攒够的时候？”

冒富：“总还是进的多，出的少嘛。要是过去那个穷啊，你连这个想头都不会有呢！”

兰花嘟哝着：“钱花给这些人吃喝，是胡糟蹋，我得给那个记者写封信。”

冒富：“干什么？”

兰花：“诉诉咱们的苦，让他替咱们在报上说话！”

冒富：“嗯，好主意！”

兰花随手从地上拎起个篮子，朝院外走去。

冒富正要转身进屋，余二婶和一个妇女笑容满面地走进院来。

余二婶尖声尖气地：“冒富啊，你看你家热闹

的！你现在可真是高山打鼓——名声在外了！”

冒富预感不祥，勉强笑着应酬：“余二婶，哟荷花妈也有空串门啊？”

荷花妈笑咪咪地：“你这儿整天飘肉香，馋得我来看看！”

冒富急着想脱身：“啊，我一屋子客人，你们……”

这时，会计小周手里拿着两本书走进院子，见冒富正和人说话，停住了步，等候着。

余二婶快嘴快舌地：“冒富啊，咱们是老乡邻了，不说客套话。咱家要买架缝纫机，还缺百十块钱，报纸上讲你风格高，今儿我来验证验证，你可别抹了我的老脸噢，哈哈……”

冒富似笑非笑地：“余二婶，这钱嘛……”

余二婶打断他：“你有！这方圆百里、千里，谁不晓得你是个万元户啊！哎，荷花妈，你来要他帮什么来着？”

荷花妈：“嗯，我家荷花要买辆自行车，票已经搞到了，就是钱一时不凑手……”

冒富呆了好一阵才说：“不是我冒富抠门儿，这一二年找我帮忙、支援的人太多！唉，兰花早想去上海养兔场学习，可盘缠钱我一直没攒够……”

余二婶斜着眼叫起来：“哟，冒富啊，你要哭穷，那我们还不一个个扎住脖子饿死呀！”

荷花妈脸也拉得老长：“别人求你都答应，单单我们……”

冒富忙赔笑脸：“我手头真的紧……喂，荷花妈，我听人说，你银行里存了不少钱哪？”

荷花妈脸色更难看了：“那是荷花的嫁妆钱，也没几个子……”

小周忍不住插上来，揶揄地：“没几个子那还是有啊，算不上穷光蛋，讨饭不够格儿！”

荷花妈十分尴尬，嗔怒地：“哼，要你要贫嘴！”

小周将手中的书递给冒富：“冒富大叔，你要的养鸭和养兔的书都给你买到了。”压低声音，眼瞟着余二婶、荷花妈说，“不缺钱花的，别借给他们！”说完，高昂着头，从余二婶和荷花妈面前走过。

余二婶和荷花妈气得咬牙瞪眼。

余二婶咕哝一句：“狗拿耗子！”

屋里探出小分头的脸：“哎，冒富大叔，开水在哪里？”

冒富忙说：“我就来。”对余二婶、荷花妈点头致歉，“真对不起，以后再说吧。”转身朝屋子跑去。

余二婶和荷花妈一脸怒色。

荷花妈：“我早说了吧，是只铁公鸡，你不信！”

余二婶：“哼，富过头了，好景不长！”

快要进屋的冒富闻声愣了下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跨进屋去。

六

屋里，一桌丰盛的菜肴。

“参观者”围坐一桌，大吃大喝，有人还兴奋地划起拳来。

兰花又端上一大盆红烧肉来，刚放到桌上，七八双筷子便一齐伸了过来。

兰花撇了撇嘴，鄙夷地哼了一声，扭身走开。

“参观者”大口地喝酒、大口地吃菜，有人吃得太急，被肉烫得直咂嘴。

冒富又端着一大盘炒蛋走过来。

胖青年向他打招呼：“冒富大叔，快来一起吃！”

年纪较大的参观者不过意地：“咳，今天真难为你了。”

瘦高个已有几分醉意，朝冒富伸出大拇指：

“咳，不愧是万元户，瞧这酒菜，没说的！”

冒富苦笑着，将炒鸡蛋放到桌上。

瘦高个同人划拳输了，连饮三杯，不服输地伸手抓酒瓶，大叫着：“再来！老子不信输给你！”他的手碰倒酒瓶，顺桌滚落地上，“砰”地一声摔碎了，酒汁四溢……

冒富心疼得皱眉闭眼直叹气。

瘦高个扯着喉咙高声叫：“哎，再拿酒来！”

七

村中小杂货店。

小店地方不大，但货架上琳琅满目。特别醒目的是高悬在柜台上空的色彩鲜艳、款式新颖的高档衣服，以及货架上的各种牌号的收音机。一台

收录机正播放着甜美悦耳的歌声：“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……”

冒富郁郁寡欢地提着个酒罐走进小店。

正在柜台前挑选布匹的春保远远地向他打了个招呼：“冒富大叔，又来人参观了？”

冒富“哎”了一声，将酒罐放到柜台上。

卖货的是德山队长的老婆，她惊讶地：“怎么，今天这一桌三斤还打不下来？”

冒富油起旱烟来，苦笑着说：“连吃带糟蹋，不能提啊！唉，眼下钱有多少用场，花在哪不好……”

德山妻边打酒边同情地：“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事啊！”

柜台那一头，春保和一个中年社员小声议论起来。

社员：“流汗出力，挣钱给别人吃喝，要我，才不干这傻事呢！”

春保：“唉，冒富也没法子，人家坐到你屋里，总不能让他们喝白开水吧？”

社员：“这些人也太不象话了，看到人家富，眼就红了！”

春保：“是这话。我本来想办个鸡场，看看冒富这光景，主意就拿不定了……”

社员一笑：“你不办鸡场，就已经富得冒油了！”

春保一惊：“富，谁富？你到我家看看，穷得叮当响！”他双手一摊，做了个一无所有的表示。

这一边，德山妻将酒罐递给冒富：“得想想办法呀，长久下去，你就是守着金山银山，也给吃空了！”

冒富点点头，又叹了口气：“唉，谁想得到，富起来还有这个麻烦。”拎起酒罐走了。

德山妻来到春保这边，问：“挑好了没有啊？”

春保看着面前的几匹的确良、白洋布，仍犹豫不决地：“嗯……你再把老布拿来看看吧。”

德山妻从柜台上拿来一卷老布：“你打算做什么呀？”

春保：“给咱小安子扯件小褂。”

德山妻：“哎哟，给他做衣服能扯老布啊？他不是你亲生，你不怕媳妇说，也得想想别人在背后捣不捣你脊梁骨呀！”

春保皱起眉头，哭丧着脸说：“说的也是，可……唉，现在刚缓过气来，哪有闲钱扯好衣裳啊……”

德山妻：“这才要几个钱！我不信，你就穷成这样？”

春保踌躇少顷，牙一咬，象作出重大决断似的：“好，我买白洋布的！”

德山妻拿起尺量布。

八

冒富家。

一桌残席，菜尽酒空，杯盘狼藉，那酒罐十分醒目地搁在桌中间。

冒富送“参观者”出门。

瘦高个显然醉了，趑趄着步子，斜睨着眼睛对冒富说：“老……老冒富，咱们下……下次来参观，酒……酒可要多备些……”

冒富苦笑笑，送“参观者”走出门去。

兰花紧绷着脸，上前收拾残席。

冒富进屋，坐下闷头吸旱烟。

兰花端来两碗饭和一小盘肉，招呼道：“爸，吃饭吧。”

冒富走过来坐下，歉意地：“唉，累着你了。”夹了一大块瘦肉搁到兰花的饭碗里。

兰花忙把肉夹到冒富的碗里，边生气地：“爸，我马上就给记者写信去！现在好不容易盼来个好日子，可不能叫这伙蝗虫给搅和掉了！”

冒富也来气地：“对，你写，盖上我私章。就说……就说我冒富请他来帮忙，落实政策。现在党和政府不是叫咱们富起来吗？这些歪风邪气，得赶紧管管！”

兰花点点头。

九

夕阳西下。远山、近树、村舍、田野都沐浴在桔红色的晚霞之中。

冒富和放学归来的小莉，赶着嘎嘎叫的鸭群走在乡间大道上。冒富的脸上又浮现出喜洋洋的笑容。

“冒富大叔！”喊话的又是民兵营长，他穿过

庄稼地，飞奔而来。

冒富笑容渐渐消失，半真半假地：“营长，我真有点怕见你……”

营长笑呵呵地：“怕见也不行啊。今天李主任来，叫我同你商量商量。”他将手指做了个搓钱动作，“想问你借点这个……”

冒富吃惊地：“他……他借钱干什么？”

营长：“李主任准备盖房子……”

小莉生气地插上来：“娶媳妇问我家借钱，盖房子也要向我家借钱，我家开银行哪！”

营长拍拍她的脑袋：“小莉，谁叫你外公现在是财神爷的头发，走到哪都有人数啊！”

冒富下意识地摸摸秃顶的脑袋，苦笑笑：“我可不比财神爷，剩不了几根头毛喽。”

营长：“哎，说正经的，这事你可得点头哟，李主任对你够关照的，那尿素就是他给批的。要互相帮助嘛。”

冒富想了想，问：“借多少？”

“不多。”营长伸出一个指头，“一千。”

“一千？！”冒富的脸难看地扭歪了。

营长拍了拍冒富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别做苦相给我看了，谁不知道你冒富，现在是步步登高踩在鼓点上，拿千把块钱，还不是老牛身上拔根毛？”

冒富哭笑不得，摇了摇头。

十

冒富和小莉拿着竹杆走进自家院子。